

萨洛尼卡铁棺

大逆转



【美】罗伯特·洛德朗

海南人民出版社

萨洛尼卡铁棺大劫战

〔美〕罗伯特·洛德朗 著

周俊清 王挺之 译
李展开 缪体江

海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晓

封面设计：张自唐

萨 隆 尼 卡 铁 箱 大 劫 案

〔美〕罗伯特·洛德朗著

周 俊 清 王 挺 之 译
李 屹 开 缪 体 江

海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石 家 庄 市 建 设 日 报 印 刷 厂 印 刷

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1/32 印张：15 字数：323千

印数：1—100000册

标准书号：ISBN7-80541-378-9/1.73

定价：4.25元

内 容 简 介

1939年冬，一列来自希腊的货车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转悠了几天，行动诡秘。车上载着一具铁箱，载有一批埋藏了一千五百年的文件。文件内容一旦暴露，基督教世界将崩溃，整个世界会重新组合，民族与民族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会立即爆发。反法西斯阵营也将分裂。有人愿出世界军火的一半来换取它。

押送铁箱的希腊克萨诺普教团的年轻教士在偏僻的山区，将文件交给了意大利工业巨头、反法西斯战士萨瓦诺里，随后开枪自杀。从此，这个秘密只有萨瓦诺里一人知道，噩运也找上了他的一家。

德国人为争夺文件，屠杀了萨瓦诺里全家，唯一幸存者成长子维托利奥，除了一句父亲临死前一句费解的话外，他对秘密一无所知。

英国军情六局不惜牺牲巨大的财力和人力争夺维托利奥，经过反复询问，得知维托利奥确未染指此事。但是，各种势力仍不断找上门来，一场又一场的暗杀使他胆战心惊地度过了一生。

几十年后，更名为维克多的维托利奥成了美国工业的巨头，他的孪生儿子一个成为美军特种部队的军官，勇敢机智，性情凶残；一个成为律师，聪明灵利，富于同情。在最后一次追逐战后，奄奄一息的维托利奥将秘密告诉了两个儿子。至此，一唯的逃避成为了反抗，孪生子为了各自的目的向各种势力展开了斗争，分别凭借暴力和才智找到了文件，最后，弟弟开枪击毙了变态的哥哥。文件引起了弟弟对历史、社会、信仰和人生的深思，为了人类的安宁，他让文件永远淹没。

书中故事曲折复杂，时间上跨越近半个世纪，涉及到世界各主要军事大国、各种宗教势力和暴力组织，内文真实可信，情节曲折，是近年来出版的惊险小说之上乘佳作。

序 幕

1939. 12. 9. 希腊·萨洛尼卡

萨洛尼卡黎明前的黑暗中，一队卡车在一道陡坡上缓慢而艰难地爬行。翻过坡顶，车队的速度略加快了一点。司机们都急于借助黑暗的掩护，尽快驶下这段坡路。

但是，五辆卡车的司机都不得不抑制住焦急的心情。谁也不敢贸然让脚离开刹车，更不敢随意踩踏油门，个个都凝目盯视前方，警惕着黑暗中随时可能出现的障碍和急弯。

天黑如漆，汽车上灯光全无。车队仅借着低垂的云幕滤过的微弱月色，行驶在希腊的夜幕下。

这是一次奉教会之命面做的旅行。这种教会的使命，对几位司机和司机身旁的乘客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他们是克萨诺普教团的教士，君士坦丁主教属下最坚强勇敢、无私无畏的弟兄。在他们身上，盲从与自恃水乳交融地并存着。他们个个都恪守戒律，视死如归。

领队的车上坐着一个留胡须的年轻教士。他脱下教士的长袍，露出一身工作服。他把长袍卷成一团，塞在高背靠椅后面的杂物堆中，转身对司机说：

“还有不到半哩路就到了。在这三百呎内，铁路与公路

平行，而且没有遮挡。这正合适。”

“火车到了吗？”身材魁梧的中年教士问，双眼紧盯着黑暗中。

“可能到了。一共四节车，一个司机。别无他人。”

“那你得操铁锹了？”中年教士并无幽默地笑了笑。

“是的，”年轻人坦然地说。“枪在哪儿？”

“在贮藏柜里。”

穿工作服的教士俯身打开贮藏柜，伸手从里边掏出一把大口径重型手枪，无声地扳开弹仓，查看了一下里面的子弹，然后又“啪”地一声把它合上。

“这家伙威力可不小。是意大利造的？”

“是的，”年轻教士不加评论地回答道，声音中略带凄怆。

“这挺合适，可以说是上帝的赐福。”年轻教士把枪插在皮带上。“你将要去他家拜访吗？”

“我奉命如此——”司机显然还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方向盘上的手攥得更紧了。

月光透过云隙，撒在荒林中的公路上。

车队驶入一段多弯的路，树木逐渐稀少，远处依稀可辨一排排电线杆的轮廓。公路开始变直变宽起来，沿路两边出现了一片距森林一百码左右的开阔地带。一片平地横卧在山林之中。平地中间，黑暗掩映着一列火车巨大的身驱。

火车一动不动，只有车头冒出的烟雾盘旋升入夜空。

黑暗中一盏信号灯划了两个圆圈，然后停止不动了，白色的光柱射向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穿工作服的教士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支袖珍电筒，对着前方把按钮按了两秒钟。电

月光从汽车挡风玻璃上反射回来，照亮了驾驶室。年轻人从眼角看到，他的同伙一直紧咬着嘴唇，一小股鲜血从嘴角流出，消失在灰白的胡茬丛中。

年轻人对此视而不见。

“把车开到第三节车厢旁边停下。后面的车一到就开始发车。”

“知道了，”司机简单地说。他轻轻把方向盘向右一转，朝第三节车厢开过去。

年轻教士打开车门，跳到地上。身着工作服、头戴羊皮帽的火车司机已经走上前来。两人对视良久，然后拥抱在一起。

“你脱掉教士的长袍看起来模样都变了，佩特里迪。我都不知道你原来是什么样了——”

“哦，与二十七年相比，四年时间也算不了什么。”

“我们真难见到你一面。家里人都这么说。”

火车司机把粗大而满是老茧的双手从年轻教士的肩上放下。月亮从云层中探出头，月光照在火车司机脸上。这是一张坚毅的脸，尽管他才年近四十，可看上去已逾五十，上面布满了饱经风霜的人所特有的皱纹。

“妈妈好吗？阿拉克斯斯。”

“嗯，身体是越来越弱了，但精神倒还健旺。”

“我嫂子呢？”

“又怀孕了。这次她可是笑不起来了，还骂了我一遍。”

“她骂得好。你真是一个老色鬼，哥哥。依我说，还是出家修行的好，”年轻教士笑着说。

“我要把你的话告诉你嫂子。”火车司机笑道。

年轻人突然沉默了一会儿，“好吧，你告诉她吧。”他说，然后转身看着火车。车门开着，门里挂着防风灯，光线足以照着人们装载，但从外面看又不太显眼。身穿长袍的教士们来回奔忙于卡车和火车之间，搬运着一个个柳条箱和用木条加固的纸板箱。每个箱子上都有克萨诺普教团的十字架和刺状镂花标记。

“是食物吗？”火车司机问。

“是的，”他弟弟回答说。“都是些水果、蔬菜、干肉和谷物。那些边防兵将大为满意的。”

“那么在哪儿？”其实用不着问得这么详细。

“就在这节车上，在中间部分，烟草下面。你安排人放哨了吗？”

“在公路和铁路前后半英里内都有人放哨。你放心好了。在礼拜日天亮以前，只有你们这些出家人才有事可干，有地方可走。”

年轻教士把眼睛投向第四节车厢。他看见工作进展迅速，柳条箱正一个接一个地装进去。这几个小时的工作正显示出它的价值。那位为他开车的中年教士双手搬着一个纸板箱，在车门处的灯光里踌躇了片刻，转身与年轻人交换了一个目光，然后强把注意力收回到手中的箱子上，抬手把箱子放进车厢的货物堆中。

佩特里迪教士转身问他哥哥，“你把火车开出来之前与别人说过话吗？”

“只和调度说过话。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在一起喝了茶。”

“他说什么了吗？”

“他的好些话我都不愿说来污了你的耳朵。他的调度簿上倒是写着，本次列车将在站外车场由克萨诺普教团的教士们装车。他没有问任何问题。”

佩特里迪教士把眼光投向他右边的第二节车厢。这一节的工作几分钟就可完成，他们将开始装第三节车。“为机车的准备工作的都是哪些人？”

“燃料工和机修工。时间是昨天下午。当时的命令说，这是一列备用车。这种事是常见的，因为机车随时都可能出故障。我们被意大利人嘲笑，我们的工作常出差错——自然，几小时前我又亲自检查了一遍。”

“调度会不会向我们应该装车的车场打电话？”

“在我离开调度楼时他已经睡着了。而早班起码要在一小时以后才开始。”火车司机抬腕看了看表，“除非有无线电报告事故，他一般不会在这种时候打电话找人。”

“电话线已经短路，总站的电话机里灌了一点水。”教士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为什么？”

“以防你出差错。你的确没和别的任何人谈过什么吗？”

“我就连一个流浪汉都没碰到过。我检查过车厢，可以保证里边一个人都没有。”

“你已经研究过我们的时间表了，认为怎么样？”

火车司机轻轻吹了声口哨，摇摇头。“我简直有点累了，兄弟。这么多事……可以这样安排吗？”

“这些安排不必你操心。最关键的问题是时间，你觉得

怎样？”

“假如路轨不出故障，速度是可以保证。在比托拉的斯拉夫边防警察都受贿成性，而在班加鲁卡的希腊货车也算得上大猎物。我们在萨拉热窝或萨格勒布都不会遇到麻烦，他们希望的是大鱼，而不是教会的食物。”

“问题是时间，不是贿赂。”

“贿赂就是时间。人们在贿赂上往往讨价还价、争论不休。”

“但是不讨价还价又容易引起怀疑。我们能在三夜里到达蒙法尔科内吗？”

“如果你的安排成功的话，是可以的。即使我们耽误了时间，也可以在白天弥补。”

“除非万不得已，我们只能夜间行车。”

“你真固执。”

“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年轻人再次把眼光移向火车。第一、二节车厢已装载完备，第四节也将在一分钟内装完。他转身问哥哥：“家里人都认为你是运货到科林思吗？”

“是的。运货到纳夫帕克托思，帕特雷海峡上的造船厂。他们知道我要三五天以后才能回家。”

“帕特雷一带正在罢工。各工会都怒火冲天。假如你多耽误几天，家里也是会理解的。”

阿拉克萨斯瞠目盯着弟弟，年轻教士知道这么多世俗的事情，似乎使他吃惊。他迟疑地说：“他们会理解的。你嫂子会理解的。”

“很好。”教士们已工作完毕，正聚集在佩特里迪的汽

车旁，等待他的指示。“我们过一会儿车头上见。”

“好吧，”火车司机瞟了一眼教士们走开了。

佩特里迪教士掏出电筒，向他的汽车走去，他用电筒光寻找着那位身材魁梧的司机。那位教士会意地走出人群，与他在汽车的一侧相会。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年轻教士说。

“愿上帝保佑——”

佩特里迪打断他说，“好了，没时间了。记住我们今夜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件事。每件事以后都必须在三天后准确无误地重复出来。”

“会这样的。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车辆次序，同样的出境签证。除了我们中有一个人将不在之外，什么也不会改变。”

“这是上帝的旨意。为了上帝的荣光。这一使命的殊荣远远超过了我自身的价值。”

汽车厢的门上有两把挂锁。一把在佩特里迪手中，另一把在他的司机手中。他们一起把钥匙插进锁孔。两把锁同时打开，搭扣被掀起来，门开了。一盏灯高挂在车门板上方。

门内全是柳条箱，上面都刻有十字架标记和刺状图案。教士们开始搬动箱子，长袍在阴森的灯光中飘动，象是在跳似的。他们把箱子搬到第三节车厢，两个人跳上火车，把箱子摆放在车厢的南端。

几分钟后，半截汽车厢已经空了。在车厢的中央，与其它箱子分开的是一个裹着黑布的箱子，比其它箱子稍大一些，形状也不是长方形的，而是一个约三英尺见方的正方体。

教士们在开着的汽车门前围成一个半圆站着。一束束透过云隙的灰白色月光与风灯昏黄的光线交融在一起。看着这奇特的混杂光线，洞穴般的汽车厢以及穿着教士袍的身影，佩特里迪教士不禁想起一个深埋地底的珍藏着真正的圣十字架的墓穴。

现实与他所想的也并没有多少差别。不同的只是密封在铁棺——也就是这个正方体箱子中的东西远比巴成化石的十字架更为重要。

几个教士已闭上眼睛，正在做祷告，另外几个则由于圣物的出现而呆若木鸡地看着。

佩特里迪看着他们，觉得与他们相隔千里之遥，而他的确就要这样了。他恍恍惚惚地想起似乎是几小时前，而实际上是六星期以前发生的事情。那天他被带到那间白色的混凝土房，去见克萨诺普教团长老。当时与主教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教士。

“佩特里迪，”坐在厚木桌后的主教开口道，“在克萨诺普教团的全体人员中，只有你一个人被选中来担任一项你一生中最艰巨的任务。为了上帝的荣光，为了维护基督教的信仰。”

在场那位教士是一位苦行者，有着一双锐利的眼睛。他缓慢而清晰地说：“我们掌握着一具铁棺，它已经在地下封藏了一千五百年。棺里放着一批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一旦公诸于世，将引起基督教世界的大分化。它们是我们神圣信仰的最有权威性的证据。然而它们一旦暴露，必将导致宗教与宗教，派系与派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整个世界都将陷入一场大乱……现在德国的战争正在蔓延。这具铁棺必

须转移出希腊，因为它存在的消息早已流传在外。对它的搜查将会象寻找一个细菌一样的仔细而彻底。我们已经做好安排，把它运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我应该说，大部的安排已经做好，你就是最后一个环节。”

他又向他说明了这次使命及安排。他感到光荣而又恐惧。

“你只与一个人联系，他叫萨瓦诺里，他是意大利北方最有势力的工业巨头，住在广阔的非奥里庄园。我曾经与他会谈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正直的人，毕生矢志于解放人类事业。”

“他是罗马教会的吗？”佩特里迪难以置信地问。

“他不属于任何教会，而又属于所有教会。对那些关心人类的人来说，他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是克萨诺普教团的朋友。他将把铁箱保藏起来……就你和他。然后你逃……我们一会儿再说这事吧。要知道，这一使命是你莫大的荣幸。”

“感谢上帝。”

“我们听说你有一个哥哥，是个火车司机。”

“是的。”

“你信任他吗？”

“我用生命担保，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

“看着上帝的眼睛，”主教说，“你就不会动摇。你将在他的眼中得到无上的恩赐。”

“谢我主隆恩。”佩特里迪又一次说。

他挤了挤眼睛，强将这些回忆挤出脑海。教士们仍一动不动地站在汽车旁，蠕动的嘴唇在黑暗中发出嗡嗡的唱诗

声。

已经没有时间冥思和祈祷了，必须立即开始行动——执行克萨诺普教团的命令了。佩特里迪轻轻拨开身前的教士，一跃跳上汽车。他明白自己为什么被选中的原因。因为他能够胜任这种严酷的工作，这一点长老是深信不疑。

“上来几个帮我一下，”他轻声对地上的人说。

离车最近的几个教士互相望了一眼，五个人先后爬上汽车。

佩特里迪解开裹在铁棺上的黑布。接着，刻着克萨诺普教团标记的木框纸箱被打开，露出了圣物。六个壮汉吃力地把它挪到汽车边沿，然后搬上火车厢。

铁棺一放好，教士们又舞蹈般忙碌起来，佩特里迪留在车厢里，挪动一个个柳条箱，把圣物掩盖起来，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火车厢装满了。佩特里迪关上门，挂上了锁，又反复检查了一下安全情况。他看看手表，总共花了八分钟零三十秒。

看来最少也需要这么多时间，然而这仍然使佩特里迪烦躁。他的同伴们纷纷跪在地上。一个刚满见习期的教士禁不住失声而泣，泪流满面，开始唱起圣歌。其他人随着应唱起来。佩特里迪也缓缓跪下，俯身聆听着圣歌。

但是，没有时间了！难道他们不明白吗？

他到底怎么啦？为了把心思从圣歌上转移开，他把手伸到内衣里，检查了一下系在胸口上的皮囊。在这个扁平的皮囊里装着一份即将驱使他漂流异乡的文件，一共二十七份。皮囊倒是牢实安全，但绳带却勒进了他的肌肤。

祷告完毕，教士们缓缓站起。佩特里迪站在众人面前。教士们一个个依次走上来拥抱了他。最后一个是他的司机，他最亲密的朋友。他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教士们退回各自的汽车旁，佩特里迪跑步到火车头前，爬上司机室。他向哥哥点点头，哥哥立即扳动了控制杆。车轮转动了，夜空中响起金属摩擦的尖厉声音。

很快火车便奔驰起来。旅行开始了。

佩特里迪抓着铁壁上突出来的一段铁条，任隆隆机声和呼啸的狂风麻痹着自己的思想和恐惧。

他微微睁开眼睛，看见哥哥身子探出窗外，粗壮的右手扶在车闸上，双眼盯视着前方的路轨。

人们都叫他大力士阿拉克萨斯。但他不仅只是力大无比，而且心地善良。父亲逝世后，年仅十三岁的阿拉克萨斯就开始到车场去干足以累垮成年人的重活儿。他一个人挣钱。除了养活全家老小，还要尽可能供弟弟妹妹上学。

佩特里迪低下头，脑子里默默地在祈祷。

火车抵达埃德萨的旁轨上，路轨转辙器象冥冥中的一只巨手，把萨洛尼卡列车投进了北方的黑暗。在比托拉的南斯拉夫边防警察对来自希腊的消息和贿赂怀着同样急切的期待。人们纷纷传说，北边的战争正在迅速蔓延，希特勒的部队已经杀红了眼，巴尔干各国即将溃败。骚动的意大利人正潮水般地涌入街头，听着墨索里尼的战争嚣叫。到处都在谈论侵略。

斯拉夫人接受了几箱水果——克萨诺普教团的水果是全希腊最好的——然后祝阿拉克萨斯交好运，尤其是看着他是朝北边去的。

第二夜，他们加速向北驶入了米特罗维察。克萨诺普教团事先已做好安排，专门留出了一条铁轨。萨洛尼卡火车顺利地向东驶入萨拉热窝。车刚停下，一个人便从黑暗里走出来对佩特里迪说：

“路轨将在十二分钟后转换，你们现在必须向北开到巴尼亚卢卡，白天停在车场里。车场很拥挤。天黑时会有人与你们联系。”

晚六点一刻时，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人走进了巴尼亚卢卡车场。“你们干得很好，”他对佩特里迪说，“根据调度的计划簿上，你们这趟车根本不存在。”

六点三十五分信号发出，路轨一转，萨洛尼卡火车便驶上了通向萨格勒布的铁轨。

半夜，萨格勒布车场一片寂静。一个人从暗处走过来，递给佩特里迪一个长长的马尼拉纸信封说：“这些文件是领袖墨索里尼亲自签署的，信中说你们的货物是威尼斯——费诺维亚列车的一部分。这是墨索里尼的骄傲，谁也不会阻拦你们的。你们将在塞扎纳车站停靠，等费诺维亚列车一开出的里斯特，就立即跟上它。在蒙法尔科内边境你们不会遇到任何麻烦。”

三小时后，他们停靠在塞扎纳的路轨上。佩特里迪坐在梯子上望着阿拉克萨斯摆弄机器。

“你真了不起，”他真诚地说。

“这没什么，”阿拉克萨斯答道，“干这活用不着上学读书，多摆弄几次就会了。”

“我觉得这是种非凡的本领，我永远也学不会。”

阿拉克萨斯低头瞧着他，熊熊炉火照亮了他宽阔的脸，

大而深的双眼显得坚毅而又温柔。这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就是他哥哥，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你能做一切”，阿拉克萨斯窘迫地说。“你有一个会思想的脑袋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扯谈”，佩特里迪大笑着说，“你还记得打我的屁股，让我专心念书的时候吗？”

“那时你还太小。你念书的确很专心，比整个车场的孩子成绩都好，你胜过了他们。”

“那完全是有你这样一个哥哥的原因。”

“休息吧，佩特里迪。我们都必须休息。”

他们间再也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了。这都是阿拉克萨斯的善良和慷慨造成的。哥哥供养弟弟，使他成长起来并超过了哥哥，以致于他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可言了。令人最难受的是哥哥现在已经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鸿沟。在比托拉，在班亚卢卡，他都坚持要休息，不要谈话。他说，一旦过了蒙法尔科内边境就没有多少机会睡觉，进入意大利就根本没有时间睡觉了。

在夜空和大地之间，佩特里迪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幻觉，自己恍若置身在一棵高大无比的树顶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另一个人一样。接着，他开始想象即将在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上与他会晤的那个人来。他的思绪恍恍惚惚地飞过了瑞士边境。

他的名字叫萨瓦诺里，他的庄园名叫菲奥里。长老说这是威尼斯以北的意大利最有势力的家族，甚至可能是罗马最富有的家族。他胸前皮袋中那二十七份文件完全可以证明这个家族的势力和财富。除了有势有财的人之外，还有谁能搞